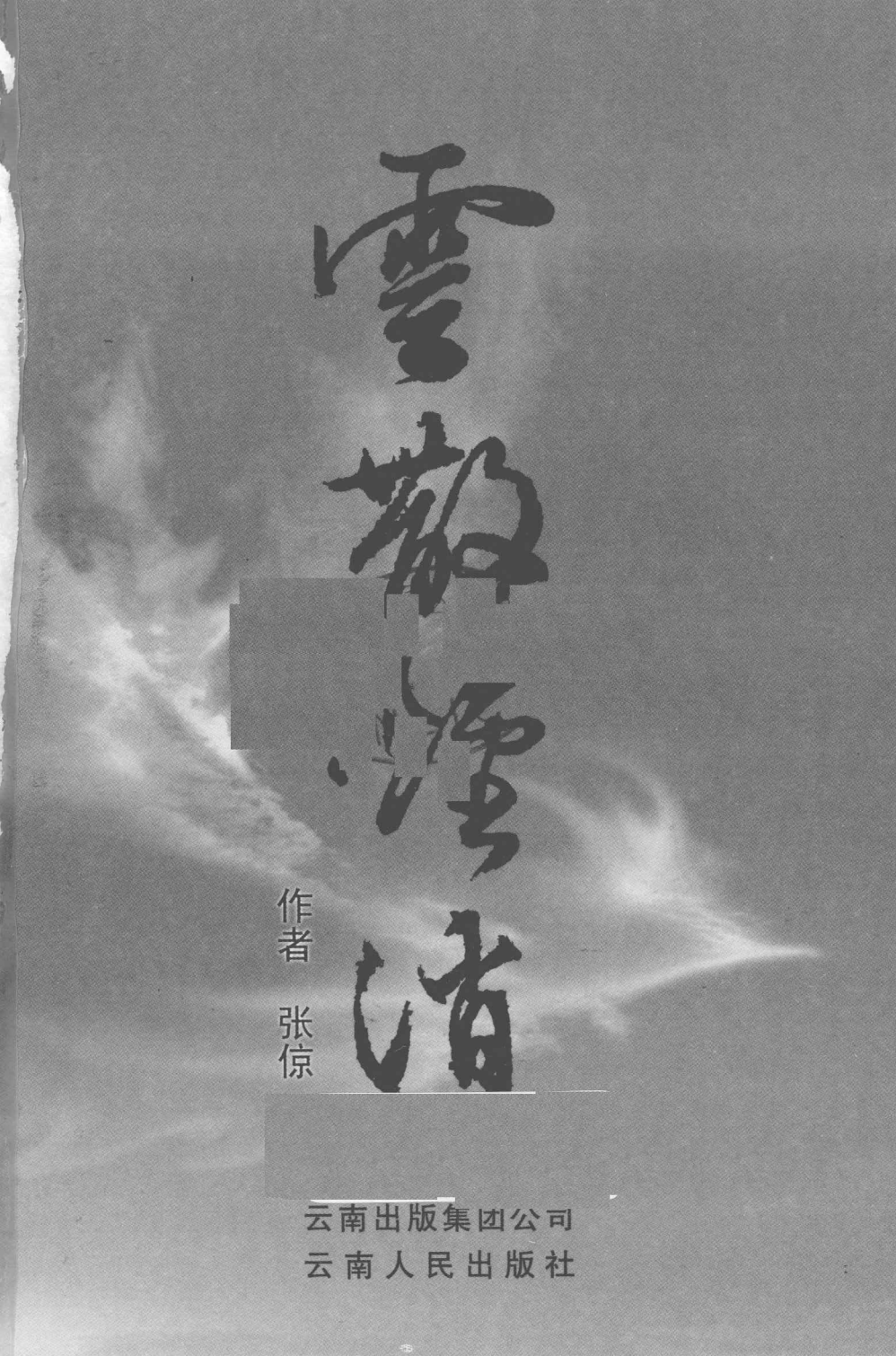




雲散煙消

張儵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雲 散 煙 消

作者
张惊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散烟消/张惊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222 - 06232 - 0

I. 云… II. 张…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4471 号

责任编辑: 陈艳芳

装帧设计: 张文静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云散烟消
作 者	张惊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 ynpph. com. cn
E - mail	rmszbs @ public. km. yn. cn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5.25
字 数	350 千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册
印 刷	云南商奥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222 - 06232 - 0
定 价	38.00 元

目 录

楔 子	(2)
一 抛砖引玉	(4)
二 守株待兔	(15)
三 傲若寒霜	(41)
四 风卷云舒	(76)
五 烟涛微茫	(99)
六 冷月无痕	(116)
七 奇谋密计	(148)
八 故地重逢	(188)
九 卧虎藏龙	(220)
十 冰天雪地	(264)
十一 峰回路转	(305)
十二 穷途末路	(343)
十三 浴火重生	(367)
十四 天狗食月	(397)

~~云散烟消~~ 云散烟消

十五 智者千虑	(419)
十六 云散烟消	(457)
尾 声	(477)

世上最可怕的刀是哪把刀？

世上已没有最可怕的刀。

为什么？

因为世上最可怕的刀客，
已不再用刀。

楔 子

夜，寒风中的夜。

屋，寂静中的屋。

屋中的炉火忽青忽红，映衬着两个人的脸。

一个是女人。

女人坐在一张檀木椅上，优雅而潇洒。

她的手中轻轻拈着一杯酒。

酒是葡萄酒，杯是夜光杯。

葡萄美酒夜光杯。

女人淡淡地抿了一口酒。

淡红的双唇竟比美酒还要娇艳。

她轻轻抬头看了一眼面前的人。

一个男人。

男人此时也静静地看着女人，没有说一句话。

女人看着男人，眼里逐渐流露出了笑意。

终于，她彻底笑了出来。很开心的笑。

她是个美丽的女人。绝对的美丽。在美丽之中还带着几分的神秘。

然而她的笑，却比她的人更加美丽，更加神秘。

女人笑着道：“你还是没变。”

男人也笑了，笑得也很开心：“六年不变的人，这世上已不多。”

女人道：“但你却是其中之一。”

男人又笑了，笑得比刚刚还要开心：“绝对是。”

男人又缓缓道：“说到底，你今天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女人收起了笑容，叹了一口气。

她就连叹气也能如此优雅。

“你知不知道最近一年来江湖上最可怕的剑是哪一把剑？”

“难道不是我的剑？”

女人摇了摇头。

男人皱了皱眉：“难道你想说武当无尘子？”

女人笑了笑，依然摇了摇头。

男人傲然道：“那还有谁？”

“一把碧蓝色的剑。”

“蓝玉剑？”

女人轻轻地点了点头。

男人笑得更加傲：“蓝玉剑虽然近年来声名鹊起，可一定胜不了我的剑。”

“蓝玉剑的可怕之处不在于他的剑，也不在于他的剑法。”

“哦？”

“而在于它的主人蓝剑客。”

“据说蓝剑客从来没有摘下过面具，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蓝剑客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他根本不是一个剑客。一个不是剑客的人，竟能成为蓝剑客，难道还不够可怕？”

男人沉默了。

半晌他开口道：“他不是剑客？”

女人抬起头，望着窗外飘下的落叶。

她仿佛回想到了很久以前的往事。

“我知道他不是一名剑客，绝不是。”

一 抛砖引玉

罗天在等。

他不喜欢等。但他往往不得不等。

所以他早已习惯。

有的时候一个人做一件事不是因为喜欢，只是因为习惯。

当他还是擎天堂总堂主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等。

那年为了等一个重要的情报，他整整等了七天七夜没有合眼。就连他的副堂主劝他放弃的时候，他还坚持要等。

终于他等来了他想要的东西。也就是凭借这个情报，他一举击杀了“长空帮”帮主司马空。

从那以后，“擎天堂”在关东再没有敌手。

罗天大大地喝了一口酒。

因为他感到了一丝寒意。

八月末本还谈不上冷。

但在山顶上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又喝了一口酒。

他其实一直都在后悔。后悔自己当初做得太过。

如果当初“擎天堂”不是如此不可一世，又怎会出现后来的“七派联盟”？

“擎天堂”又怎会在一夜之间被血洗？

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不过，罗天和他的“擎天堂”好歹也曾风光过。



那时，罗天那两百斤的大锤曾让多少人望而生畏。

想到这，罗天不由得笑了。

过去，总是那样让人怀念。

但现在呢？

罗天皱了皱眉。

他还在等。

和二十年前不同的是，他根本不明白，他到底在等什么。

也许是在等一个人。

果然是一个人。

一个正从山下走来的人。

一个年轻人，或者是一个老人。他的脸依然只有二十七八岁的样子，可是他的须发已经花白。

罗天从没有见过这个人。

所以他更奇怪。

二十年前那一夜以后，所有人都以为罗天已经死了。

所以他隐姓埋名二十年都没有人发觉。他以为他可以这样终老一生。他不想再踏入江湖。

他曾在江湖让无数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到头来江湖也还给了他同样的命运。

所以，他不想让他的名字再在江湖中出现。

直到一个月前。

那天罗天起得很早，和往常一样早。

他在门外发现了一封信。确切地说是一张字条。

上面只有几个字。

“三月初三，玉屏之巅。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罗天可以不来。但他一定要来。

因为他是罗天。

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一场挑战。二十年前没有，二十年后也不会有。

所以他终究走不出江湖。

来人已经站在了他的眼前。

罗天不由得握紧了锤。

他仔细地盯着来人的眼睛。

那双眼里充满着坚定的怨恨。

究竟是什么人非要置他于死地？

罗天慢慢地站起，轻轻地挥了挥锤。

二十年了，他的力量依然没有衰退。

罗天问道：“你是谁？”

来人没有回答。只是从背上解下了他的剑。

罗天也没有再说话，他明白已经到了出手的时候。

所以他出手了。

他能感受到对方身上那种毫不犹豫的杀气。

所以他明白，除了一战他已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他只有一战。虽然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事，人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只需要知道怎么做。

罗天当然知道怎么做。

所以他一出手就是“平地惊雷”。

当年他就是以此招一招击杀司马空。

他明白，对手只有避。

而他马上可以接六式后招，而对手还是只有避。

直到他们中有一方内力耗尽为止。

罗天相信他的内力一定会在对手之上。因为他三十年前就以内力之盛名震关东。

所以他才会铸造两百斤重的大锤。

因为这两百斤的大锤对他来说不过是常人眼中二十斤。

他更创了春雷四式，每一式都威力无穷。

特别是这一式“平地惊雷”。

当年司马空自恃有九重金钟罩，用一双铁拳硬生生去接他这一式。

结果只能拳碎人亡。

今天罗天如果不是感受到如此强烈的杀气，他也不会再使出这一式。因为他已不愿再想起二十年前那一战。他明白那一战是“擎天堂”称雄的开始，更是“擎天堂”被灭门的根由。

可他现在又开始庆幸，他出了这一式。

因为对手并没有避。

对手竟然出了剑。

这不是一把普通的剑。剑身上看不出任何金属的光泽。它没有剑鞘，没有剑尖，甚至没有剑锋。

对手就用这样一把剑，迎向罗天的锤。

罗天不由得笑了。

如果不是气凝全身，他一定会把肺都笑出来。

他不能不笑。

这一幕，和二十年前如出一辙。

他相信对面这个人会和司马空落得同样的下场。

只不过，司马空碎的是拳。

而这个人碎的是剑。

可是当锤真正接触到剑的时候，罗天笑不出来了。

剑身起了一种微妙的变化。

剑身竟然开始弯曲。

锤的力量竟然被这把古怪的剑逐渐化解。

罗天大惊之下又多加了几分力道。

可是这只能让剑身更加弯曲并且产生更大的反弹力，直到锤的力量完全消失。

罗天本可以变招。

但他刚刚实在太过得意。

所以他在这变故面前竟然有些许的呆滞。

他的笑容还未来得及完全收敛，对方的剑就已经指向了他的咽喉。

罗天的锤，从他手中轻轻滑落。伴随着他的一世英名，重重的跌入尘土之中。

罗天不明白，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他也不明白，他的命是否还能留下来。

到了他这个年纪的人，对世间反而有更多的眷恋。

这时来人开口了。

这是他第一次开口。

他只说了六个字。

而罗天已经明白了他应得的命运。

这也未尝不是一个解脱，一个完美的结局。

他弯腰抓起了自己的锤。

曾经代表着他的荣誉的锤。

这把锤伴他度过了一生，而如今也要陪他一起坠落。

从悬崖上坠落。

在他耳中，还一直回想着来说人说的六个字：“我叫司马恨天。”

周四爷稳稳地坐在藤椅上。

他手中稳稳地转着两个铁核桃。

如果一个人做什么事都很稳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原因。

他的心很稳。

周四爷就是这样的人。

整个沧州的黑道白道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上到官府衙门，下到酒楼妓院赌场几乎都已是他的产业，他实在没有理由不稳。

可是现在却出现了一件在他看来非常可笑的事。

居然有人要杀他。

他这一辈子杀的人不少，所以有人要杀他也很正常。

可是问题在于，真的有人准备要动手。

而且还在三天之前送来了名帖。

现在这份名帖就在周四爷的手上。

周四爷又轻轻打开了名帖。

上面只有两个字：“索命”。

“索命，索命。”

周四爷又在口中轻轻地念了两遍这个名字。

索命这个名字他并不陌生。

江湖上大部分的人都早已熟知这个名字。

当今的天下第一杀手。

据说索命很少杀人，因为天下值得他动手杀的人已不多。

可是他是一个专业的杀手，所以他必须要靠杀人来维持他的生活。

所以他每做一桩生意至少要收五万两。

不是白银，是黄金。

而五万两黄金已经不是个小数目，虽然只够索命花上一年。

所以到现在他只杀了六个人。

可是他杀的这六个人已经抵得上别的杀手所杀的千千

万万。

因为这六个人中武功最差的是纵横西域四十多年的昆仑剑圣。

所以江湖中人宁愿遇见一万个杀手，也不愿看到索命的名帖。

因为索命杀人之前有一个习惯，他会在动手三天前在目标家中留下自己的名帖。

而三天之后，这人一定已是个死人。

就算他跑到天涯海角也一定是个死人。

所以说这份名帖简直比死神的镰刀还令人恐惧。

而现在这份名帖就已在周四爷的手里。

可是周四爷依然很稳。

天下间能在这种情况下还稳若泰山的恐怕不超过七个人。

而周四爷必然是其中一个。

他猛地咳了两声。

他今年已超过了六十岁，他的身体已日渐衰弱。

不过就算他鼎盛的时期，武功在江湖上也只不过是二流角色。

可是他凭什么还能坐得这么稳？

周四爷不由得又摸了摸他腰间的那对兵器。

金钩银枪。

他凭的就是这对金钩银枪。只要这对兵器在他腰间一天，他就随时能坐得和现在一样稳。

钩是很普通的兵器，枪比钩还要普通。

可是如果是玲珑散人做出来的呢？

那就已不是兵器，而是神器。

而现在周四爷腰间这对兵器就是玲珑散人留在世间最后也



是最精妙的遗物。

玲珑散人做出的机关暗器天下没有一个人能够躲得开，更没有人能够接得住。

而这对金钩银枪更是他这一生作品的巅峰。

然而再强的人也会有失手的时候，再强的人也会有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所以这对金钩银枪到了周四爷的手中，只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

只要轻轻触动金钩银枪上的一处机关，这对兵器内暗藏的三百六十一根七彩毒针就会倾泻而出，那美丽的光华宛若雨后的彩虹。

可惜见过这光华的人都已成为死人。

那暗器的速度绝不是人类的极限所能达到的，没有人可以逃避。

就算是号称“幻影无踪”的点苍清风子也在四年前死在了周四爷的手下。

所以周四爷有足够的自信，就算他的身体再衰弱，只要他的大拇指能动，就算是索命也一样有来无回。

所以他依然稳稳地坐在他的家中。

今天就是他收到名帖后的第三天，他已经把手下全调开，因为他明白他们绝不可能是索命的对手。

突然周四爷眼角一花，接着他感到这屋中充斥着一股杀意。

他轻轻地笑了笑。他明白索命已经来了。

索命就轻轻地靠在门边，仔细地打量着藤椅上的周四爷。正如周四爷也在审视着他。

索命突然笑了笑：“你在等我？”

周四爷也笑道：“你要杀我？”

索命道：“你是第一个接到我的名帖还这么镇静的人。”

周四爷叹了口气：“据说只要接到你的名帖，就只有一条路——死。”

索命笑了笑：“错，是两条。”周四爷道：“哪两条？”索命道：“一是死在我的剑下，二是自我了断。”

周四爷皱了皱眉头：“可是我还不想死，有没有第三条路？”索命摇了摇头：“没有。”

周四爷叹道：“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索命道：“什么办法？”周四爷道：“死！”索命道：“你要我亲自出手还是自己动手？”周四爷道：“你死，不是我死！”

索命突然睁大了眼睛，他惊讶地瞪着周四爷：“你是第二个有胆量跟我说这句话的人。”周四爷道：“第一个是谁？”索命道：“是第一个死在我手下的人，因为那时还没人知道我的可怕。”

周四爷叹了口气：“可是我已经记不得有多少杀手死在我手下。”

索命淡淡道：“三十九个。”周四爷又笑了笑：“看来你了解我甚至比我了解的还多。”索命道：“我是一个职业的杀手。杀人前我当然要先了解对手。”周四爷道：“你还知道什么？”

索命道：“一切。除了一件事。”周四爷道：“什么事？”

索命看着周四爷的眼睛：“我不明白，以你的武功为什么还能活到现在。”

周四爷笑了笑：“你看得出我的武功？”

索命淡淡道：“在我看来这七年来你本应该已死了二十六次。”

周四爷道：“可是我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